

天府廣記

天府廣紀卷之二十

工部

工部在皇城之東戶部之後西向設尚書侍郎掌天下工役農田山川數澤河渠之政令其屬初曰營部曰虞部曰水部曰屯部後易為營繕虞衡都水屯田四司俱稱清吏司

營繕掌經營興造之事凡大內宮殿陵寢城濠壇場祠廟廨署倉庫營房之役鳩力會材而以時督程之王邸亦如之凡園簿儀仗樂器移內府及所司各以其職治之而以時省其堅潔董其歲濫凡置獄具必如律凡工匠二等曰輪班曰住作凡工囚

二等曰正工曰雜工雜工三日當正工一日凡省工視役煩簡而節其財力凡會有無移內府其分司為三山大石窩為都重城為濤廠通會河道兼管為琉璃黑窑廠為修理京倉廠為清匠司為繕工司兼管小修為神木廠兼磚廠為山西廠為臺基為見工灰石作所屬為營繕所：正一員所副二員所丞二員武功三衛經歷等官

虞衡掌山澤採捕屬禁陶冶凡採捕禽獸及草骨羽毛以供祭祀賓客之膳羞凡軍器軍裝移內府及所司歲造或三歲二造必程其堅緻以給違凡畋獵以時冬春之交置畋不施川澤春夏之交毒藥不施原野苗盛禁蹂躪穀登禁焚燎若害苗稼獸

聽為陷窳護之實有差凡諸陵山麓不得入斧斤開窖冶置墓
墳凡帝王賢聖忠義名山巖鎮陵墓祠廟有功德於民者禁樵
牧凡山場園林之羨聽民取而薄征凡陶冶瓷甓籍其常造年
造之數計其入慎藏之無輟毀以費民凡鑄造審其模範計銅
鉄而銘之金牌信符鑄之內府凡顏料徵土產不強其所無否
則徵其直其分司為宝源局大使皮作局大司副使軍器局火
使副使

都水掌山澤陂池泉漂洪淺道路橋梁舟車織造器衡量之
事凡水利曰轉漕曰灌溉歲儲其金石木竹卷帛以時修其圯
塌埤淺堰圩限防護蓄洩以脩旱潦舟楫磴礮不得與灌田爭

利漕田者不得與轉漕爭利役以農隙凡麟介荏蒔之利聽民
取而薄征凡道路塞其坑坎上巡幸若大喪大祀治而新之凡
橋梁曰舟梁曰石梁計功力而創修其大津不能梁官給舟入
量其小大難易而食之凡舟車曰大車曰小車曰戰車凡三等
曰糧船曰黃船曰馬快船曰海運船曰鮮船曰備委船曰戰船
凡七等皆會其財下諸司酌多寡久近勞逸而均劑之凡織造
冕服黼黻制象祭服淨衣諸弊布移內府南京諸省周知其數
而慎節之凡公侯伯鐵券差其廣高凡器冊寶乘輿牌符雜
器會則於內府凡衡量謹校勘而頒之懸氏於市其奏勅分理
於外者為北河差郎中南河差郎中中河差郎中夏鎮關差郎

中南旺泉開差主事荊州抽分差主事杭州抽分差主事清江
廠差主事通惠河器皿廠六科節督本司總理者所屬為文思
院大使副使織染所大副使

屯田掌屯農墳墓抽分薪炭夫役之事凡屯田腹邊公田開田
沒官由給衛所耕劑其地力人力而徵其子粒凡在邊牛犁鉄
器官給之凡墳塋堂碑碣歇第室京宗勳戚文武官之等而耕
叙其差凡抽分征諸商各有差凡薪炭南取州汀北取山麓徵
諸民有本折色酌其多寡而樽節之凡夫役伐柴轉柴皆雇役
周知其數而時蠲之按司曰屯田重農事也制誠善也及其後
也徒存其名耳而其司僅掌上供并監局柴炭與山陵之事分

司為臺基柴炭廩為外差易州山廩有陵工臨時委差所屬為柴炭司正使一員副使二員

周禮冬官亡漢時以考工記夫冬官之職既不可考亦豈待考工記補之而後為冬官之全乎太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小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萬物則事官之意在周禮可觀也周官亦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則司空之意在周官可推也况冬之為言終也萬物成終必歸其根墮室土而已命之曰司空豈無意義而云然哉惟藏而固之富而生之此所以為冬之象也若夫考工記之事虞書所謂共工也夫共工誠冬官之事但其一偏耳故取

以入冬官則可用之以補冬官則不可

營建

北京宮殿城池官署創始於永樂四年而告成於正統六年此營建之大者故悉錄之

明太宗永樂四年閏七月淇國公丘福等請建北京宮殿以備巡幸遂遣工部尚書宋禮詣四川吏部右侍郎帥遠詣湖廣戶部左侍郎古朴詣江西右副督御史劉觀詣浙江右僉都御史仲成詣山西督軍民採木人月給米五斗鈔三錠命泰寧侯陳北京刑部侍郎張思恭督軍民匠造備磚瓦造人月給米五斗命工部徵天下諸色匠作在京諸衛及河南

山東陝西山西都司中都留守司直隸各衛選軍士河南山東陝西山西等布政司直隸鳳陽淮安揚州廬州安慶徐州河州選民丁期明年五月俱赴北京聽役率半年更代人月給米五斗其徵發軍民之處一應差役及開辦銀課等項令停止

十五年四月西宮成其制中為奉天殿、之側為左右二殿奉天之南為奉天門左右為東西爭門奉天之南為午門午門之南為承天門奉天之北有後殿涼殿煖殿及仁壽景福仁和萬春永壽長春等宮凡為屋千六百三十餘楹

十八年營建北京凡廟社所祀場壇宮殿門闕規制悉如南

京而高廠壯麗過之復於皇城東南建皇太孫宮東安門外
建十王邸通為屋八千三百五十楹自永樂十五年興工至
是成陞營膳清吏司郎中蔡信為工部右侍郎

是年拓北京南城計二千七百丈

正統元年十月命太監阮安都督同知沈清少保工部尚書
吳中率軍失數萬人修建京師九門城樓初京城因元旧永
樂中雖畧加改葺然月城樓舖之制多未備至是始命修之
四年四月修造京師門樓城濠橋閘完正陽門正樓一月城
中左右樓各一崇文宣武朝陽阜城東直西直安定勝德八
門各正樓一月城樓一各門外立碑樓城四隅立爭樓又深

其濠四涯悉甃以甃石九門旧有木橋今悉撤之易以石兩橋之間各有水閘濠水自城西北隅環城而東歷九橋九閘從城東南隅流出至大通橋東去自正統二年正月興工至是始畢

五年三月建奉天華蓋謹身三殿乾清坤寧二宮是日興工遣駙馬都慰西寧侯宗琮等告天地太廟社稷太宗皇帝營建宮闕尚多未備三殿成而復災以奉天門為正朝至是修造之發見役工匠操練官軍七萬人興工至六年十月功成賜太監阮安等工部尚書吳中等有差

七年四月建宗人府吏部戶部兵部工部鴻臚寺欽天監太

醫院於大明門之東翰林院於長安左門之東初各衙門自永樂間皆因旧官舍為之散處無序至是以宮殿成命即其餘工以序營建悉如南京之制其地有民居妨碍者悉徙之

禮部先於宣德五年二月建於大明門之東視南京加弘壯是年復建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於宣武街西詹事於玉河東隄又作通五府六部處作公生門

是年七月命於京師玉河西隄建房一百五十間以館逸北使臣

八年建五府通政司錦衣衛於大明門之東其地為旗手衛

公署遷於通政之後時太常寺丞戴慶祖等於本寺掘坑取
土上聞之命錦衣衛逮繫

十年六月甃京師城內回京師城垣其外固以甃石內惟土
築至是命太監阮安成國公朱勇修武伯沈勇尚書王忬侍
郎王佐督工修甃之

正統十四年中丞朱鑒興造吉凶曰臣聞陰陽家者流有云
地有四勢氣從八方國都為天下之根本而皇城又國都之
正宮允有興作不可不慎今以外局四勢論之龍弱虎強山
無四顧喜得有水亦嫌反跳衍者皆曰帝星所臨固不必論
且以內局四勢論之往曰北平布政司為正官故以晨昏鐘

鼓在前今以奉天殿為正晨昏鐘鼓不宜在後緣左為青龍
右為白虎前為朱雀後為玄武左為陽右為陰青龍宜動白
虎朱雀玄武宜靜自永樂宣德以來各衙門在青龍頭旺慶
壽寺衰微浮圖破壞故不為災居住安穩國家無事近年以
來却將白虎頭上慶壽寺重新修蓋朝暮焚香鼓鐘齊鳴又
將二浮圖鼎新修理虎嫌生角龍怕無情且聞慶壽寺金人
所造葺之可也何為重修二浮圖金人所創除之可也奚為
復建加以山西一帶新造寺宇數多本欲求福殊不知反助其
為虐耳以致江南草寇生發塞北烟燧不寧皆因白虎頭興
旺之所致也雖有關於天數亦必本於人事陰陽之術不可

盡信地理之書亦不可不信細民之家尚欲趨吉皇城之內可不避凶如蒙允乞敕在廷文武大臣計議先將慶壽寺廬其居移其人杜其門弛其鐘鼓去其二浮圖俟邊境寧息無事之日將寺移去東邊旧工部地方起造改為龍興寺可建二浮圖任其鳴鐘鼓以聳青龍頭仍將順天府鐘鼓樓移來東臺基東廡之內起蓋晨昏扣鐘以敵白虎臂又將順天府移來旧都察院及將大興宛平并三儒學移來旧吏戶禮三部地方開設以配三法司務使青龍動而且興白虎靜而且安其玄武門迤北順天地方取正改作庫藏以收天下黃冊圖籍以壓玄武之地或得餘暇再於城之東南巽地之角起

蓋功臣廟可助外局之龍虎得四勢動靜相宜八方氣侯相應則國安民康天下太平矣何孟春曰神木廠所苦大木皆永樂中肇建宮殿之賸物也其最巨有樟扁頭者圍二丈長卧四丈餘騎而過其下高可以隱春按曾西墅祭作工部尚書河南宋公孔基誌云永樂初謀建帝京公承命取材得大木於馬湖一夕自行若干步不假人力事聞詔封其山為神木山焉然則廠之得名豈非亦以是也胡文穆公神木山神祠碑文去永樂四年工部尚書札取材於蜀得大木若干於馬湖府計庸萬夫力刊除道路出之一夕木忽自行達於坦途所經声吼如雷巨石為開度越岩阻膚寸不損百工顧視

謹譱踴躍事聞廷臣稱賀上遣官祭致封其山為神木山詔
有司建祠歲月祭享以答神貺蓋其祥如此本生於山自萌
孽而拱把連抱不中阨於斧斤仆於風雨克歷千數百年以
待大用於盛世神之所以衛閔呵禁而致其力者固有在也
一旦膺詔求而真皇居靈應聿見於昭有赫是豈尋常耳目
之所能測哉 按營膳所需木植孰瓦有大五殿曰神木殿
印律虎房殿 堆放木植燕叔常席曰黑窑殿曰琉璃殿燒造孰瓦
及內府器用曰臺基廠堆放柴薪及蘆葦

聖政記曰洪武八年三月詔計均工夫役初中書省議民田
每頃出一丁為夫名曰均工夫役民咸便之至是上復命戶

部計其田多寡之數工部定其役每歲冬農隙至京應役一月遣歸

初制各省有匠籍應班役此即差役法也後折匠班銀官自僱之此即僱役法也後法便於民然國初時得以營建鉅萬而無困敝者以行前法耳太宗營北都於永樂四年閏七月徵天下諸匠作河南山東陝西山西及直隸江北諸衛所府州縣各選軍士民丁期明年五月俱赴北京聽役半年更代人月給米五斗

北河

北河以泉水為重河臣陳銳奏濟寧等處一帶河道全藉山

東徂徠山等處泉源接濟先年工部差官一員在彼專管續因減革不用其泉源止委布政司分守官帶領巡歷不周又有分巡事務未免顧此失彼是以泉脉不通阻滯糧運要行工部照旧差主事一員專理其事從之

山東泉源百八十出濟兗二府一十六州縣新泰萊蕪泰安肥城東平陰汶上蒙陰之西寧陽之北九州縣之泉俱入南旺分流是為分水派也泗水曲阜滋陽寧遠南四縣之泉俱入濟寧是為天井派也鄒縣濟寧魚臺嶧縣之西曲阜之北五州縣之泉俱入魯橋是為魯橋派也滕縣諸泉近入獨山呂孟等河以達新河是為新河派也沂水蒙陰諸泉與嶧

縣許池泉俱入邳州是為邳州派也皆所以濟漕河也徐呂而下黃河經行無藉泉矣

宋尚書祠堂紀畧稽古考迹知漕河元故運河也元復有海運者蓋河之制尚勿善也國朝洪武中河決濠武過漕入於安山漕河塞四百里自至濟於臨清舟不可行作城村諸所陸運至於德州迨水樂初太宗皇帝肇建北京運法自海運者由直沽至於京自江運者導於淮入於河至於陽武陸運至於衛輝又入於衛河至於京當是時海險陸貴耗財溺舟歲以萬億計已而上命工部尚書宋礼修元運河發濟甯青東十五萬人登萊民額役萬五千人䟽淤啓隘固勢而治之

礼用老人白英計作壩於戴村橫亘五里遏汶勿東流今盡出於南旺迺分為二水以其三南入漕河以接徐呂以其七北會於臨青以合漳衛塞河口於曹鄆濬河灣至曹故道以行水蓋漕河之廢自二惠生焉河善決則淤水病涸則滯自是漕河成而海運廢矣

水櫃考 夫漕河故資泉水而地形東高西下非有湖為之積滯則涸故漕以東皆有水櫃非有湖為之宣洩則潰故漕以西皆有水壑此先臣宋礼之紆畫蓋雖悉獨到者今新河寔師其意遇黃流逆奔則以昭陽湖為散衍之區遇山水東突則以南陽湖為稽蓄之地慮不可謂不周矣然水有歸壑

隄始無虞宣大興人卒由曰一墓一帶開道以達於鴻溝令
谷亭湖陵之水皆入昭陽湖又昭陽湖水沿鴻溝以出留城
御史王廷奏禁水櫃疏云宋礼陳旌經營漕河既已成績乃
建議請設水櫃以濟漕渠在汶上曰南旺湖在東平曰安山
湖在濟寧曰馬場湖在沛縣曰昭陽湖名為四水櫃水櫃即
湖也非湖之外別有水櫃也漕河水漲則減水入湖水涸則
放水入河各建閘壩以時啓閉故開刑條例一款凡故決盜
決山東南旺湖沛縣昭陽湖蜀山湖安山積水湖各隄岸為
首之人發附近衛所係軍調發遣衛各充軍此見在條例可
考卽測累朝嚴禁之意豈不知各湖可蠲以興民以取征賦

之入歲蓋以利有大於此慮有遠於此者不可以小害大以
近妨遠也今四湖俱在而昭陽湖因先年黃河水淤平漫如
掌已謀召佃而安山南旺二湖不知何時被人盜決盜種認
納子粒以致湖乾水少民又於安山湖內復制小水櫃以免
淹浸遂致運道祐澁漕輟不通今據各官開報之數湖中水
落露出高阜地土止四百四十三頃若再奉例召令佃種辦
子粒則將一家開報數名占種不計頃畝遇水撥入湖恐傷
禾稼必盡決隄防以滿其望是所名水櫃者將來為一望禾
黍之場耳而漕河何所賴哉

加河考加河在滕嶧之間受沂沐之水南通淮海漕河一奇

道也隆慶以來數遣近臣行視議論莫定舒司空應龍嘗鑒
韓莊中作而止劉司空東星主其議甫動工而劉司空卒朝
議以可任其事者莫如李公化龍即家拜工部尚書總督
河道公徧行淮徐鳳泗間歷覽周咨得前河臣所開泇河遺
跡噴然曰是所以避黃河吕梁之險而措之衽席者也乃上
疏言開泇河便即鳩工濬旧渠八十七里新創八十二里於
是運船通行無碍昔稱過洪今稱過淮即為已至迄今賴之
淮撫李三才疏言泇開河而運不借河有水無水第任之耳
疏淪排決皆無容矣又黃河者運河之賊也用之一里則有
一里之害避之一里則有一里之利以二百六十里之泇河

避三百六十里之黃河二洪自險鎮口自淤不相關也

南河

南河以黃河為重務而清江浦之閘壩皆都水之所宜考也
其要悉於潘司空經畧兩河疏謂通漕於河則治河即以治
漕會河於淮則治淮即以治河合河淮而同於海則治河淮
即以治海故竟季馴在事止以築隄東水借水攻沙為萬全

第一義

疏曰臣聞事師古者罔愆智不鑒者乃大孟子論智一章首以
禹之治水為喻而論為政則曰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
乎是大智者事必師古而不師古則鑒矣故治河者必先求

河水自然之性而後可施其疏築之功必先求古人已試之效而後可做其平成之業黃水來自崑崙入徐濟運歷邳宿桃清至清口會淮而東入於海淮水自洛及鳳歷盱泗至清口會河而東入於海此兩河之故道即河水自然之性也元人歲漕江南之粟由揚州直北出廟灣入海至永樂年間平江伯陳瑄始隄管家諸湖通淮河為運道然慮淮水漲溢東侵淮郡也故築高家堰堤以捍之起武家墩經小大湖至阜寧湖而淮水無東侵之患矣又慮黃河漲溢南侵淮郡也故隄新城之北以捍之起清江浦沿鉢池山柳浦灣迤東而黃水無南侵之患矣尤慮河水自閘衝入不免泥淤故嚴啓閉

之禁止許漕艘鮮船由開出入匙鑰掌之都漕五日發籌一
放官民船隻悉由五壩車盤是以淮郡晏然漕渠永賴陳平
江之功至今未斬也後因剥食既久隄岍漸傾水從高家堰
決入一郡遂為魚鱉而當事者未考其故乃謂海口壅塞遂
穿支渠以洩之詎知旁支暫開水勢陡趨西橋以止正河遂
至淤阻而新開支河闊僅二餘丈深僅丈許較之故道不及
三十分之一耳豈能容受全河之水下流既壅上流既潰此
崔鎮諸口所次也今新開尋復淤塞故河漸以通流雖深闊
未及原河十分之一而西河全下沙隨水刷欲其全復河身
不難也河身既復面濶者七八里狹者亦不下三四百丈湍

滔東下何水不容若猶以為不足而欲另尋他所別開一渠
恐人力不至於此也以臣等度之非惟不必另鑿一口即草
溝瀆亦置之勿濬矣故為今之計惟修復平江伯之故業高
築南北兩堤以斷兩河之內灌而淮揚昏墊之苦可免至於
黃河塞口築壘應促濬東閘等淺修五閘復五壩之土次第
舉之則淮以南之運道無虞矣堅塞桃源以下崔鎮口諸決
而全河之水可歸故道至於兩岸遙隄或葺旧工或創新址
或因高崗或填窪下次第舉之則淮以北之運道無虞矣淮
黃二河既無旁決並驅入海則沙隨水刷海只自復而桃清
淺阻又不足言矣此以永治水之法也若夫扒枋挑濬之說

僅可施之於開河耳黃河：身廣大撈濬何期悍激湍流器
具難下前人屢試無功徒費工料但恐伏秋水發淫潦相仍
不免暴漲致傷兩隄故欲以磨脐溝陵城安娘城等處再築
滾水壩三道萬一水高於壩任其宣洩則兩隄可保而正河
亦無淤塞之患矣徐州以南之上如此而已或有難臣者曰
臣等欲順水性今淮水歛東而乃挽之使北黃河欲北而乃
挽之使東無乃水性之未達乎臣曰水以海為性也決水乃
逆順在山之水也非其性也或者又曰昔禹治水播九河同
為逆河入於海今臣等乃歛塞諸決并二瀆而不使之少殺
耶縱有滾水壩僅去浮面之水百一耳亦烏能殺其勢也臣

應之曰九河非禹所鑿特疏之耳蓋九河乃黃必經之地勢不能避而禹仍合之同入於海其意蓋可想也況黃

經行之地惟河南之土最鬆禹道河入海止經鄭縣孟津鞏縣三處皆隸今之河南一府其水未必如今之蜀今自河南府之開鄉縣起至歸德之虞城縣止凡五府河已全經其地而去禹道河之時復三千餘年流日久土日鬆土愈鬆水愈濁故平時之水以斗計之沙居其六一入伏秋則居其八矣以二升之水載八斗之沙非急湍極必至停滯故水分則流緩流緩則沙停勢所必至者臣等不敢遠引他證即以近事覘之草灣一閘而西橋故道遂淤崔鎮一次而挑清以下遂

涇去咸水從崔家口則秦溝遂為平陸此眼前事也又何疑哉

淮黃之交關係在高家一堰自漢以來即有之永樂間通淮河為運道築堤堰上以防海水東侵隆慶中高家堰廢淮水由黃浦口決入漫衍民田萬曆七年倭築高堰起新莊至越城長一萬八百七十餘丈堰成淮水復由清中會黃河入海而黃浦不復衝決八年用石包砌高堰

海道 膠萊河

隆慶五年漕河大決漕途為梗憂國計者始起而議國運真定梁家宰夢龍巡撫山東時用方伯王宗沐之議疏請行海

運謂元人海運起太倉嘉定若自淮安而東由登萊泊天津
則原名北海中多島嶼可以避風人其地高而多石蛟龍有
往來而無窟宅即舟輿行於其間標記島嶼以避患名雖
同於元人利寔專於便易於是海運行至萬曆元年高郵鄭
拱去國張江陵盡及其所行戶部賈三近奏罷當日梁公親至
海上籌咨詳密泊頓有所風雨有占造船有法俱載成書如
指掌也然據其情形由來東徇靈山歷陳家島綠岸而來固
可無虞矣然中既浮半之險放舟大洋入黑水夾延絃真白
蓬頭絃成沙山門波濤涵湧未易濟也所可議者惟膠萊一
河梁公會言不可開然每詢土人云新河自膠州歷昌邑濰

縣西北出界河只八十里內六十里海朝日至其二十里淤塞日時開壩規制見存萬歷初濰縣人司空劉應節奉命往勘至言可開以浮言而止當日議開事宜其言鑿：崇禎十六年江右魯櫻為登撫疏請開治未及竣而亂夫海運開燕都重輕新河係海運通塞留心國事者所亟宜咨訪也

山東按察副使巡察海道王就嘗建議曰國家定鼎上游漕運為重會通河建萬勢之通利海運備一時之权且二者可相須而不可偏廢也承安習故似若不急思患預防顧不為首務哉弭節之日脩閱圖志延問耆老乃得元人之故道以及膠萊之新河嘆曰嗟乎海運之方戒知之矣夫自安東放

舟遵海而行靈山峙其西浮山勞山介其東薛島陳島石樵
林立橫浮海中險阻難越故元人放洋自三沙以達登州西
北至於海倉又北浮於渤海始達於直沽避此險也然牽挽
之勞雖節而漂溺之患亦多故丘文莊有說聞者惑焉以余
覘之夫自薛島之西為馬壕其涯為膠之麻灣北有新河入
北為掖之海倉其地里至僅三百耳若終於此諸險皆脫元
人常泊此道遇石而止今若因地為工鑿馬壕以抵麻灣濬
新河以趨海倉良便乃以事宜請於制使聞於朝廷議於司
空皆報曰可檄下從事議者紛然獻昌言曰天下無不可舉
之事亦無不可成之功民可與樂成難與圖始苟能足國裕

民吾員塲美恤於是擇史授規詠日即事誓告靈神督戒有
衆斤斧肆力火烈具舉馬壞之石焚如而燼海水流匯麻灣
以通河渠奏功矣計其言十有四里其廣八尋有奇其深半
之於是江淮之舟達於膠萊官不費財民不知勞公私賴焉
計其經始及於底勳凡三閱月土人德之立石頌功已而復
事新河之役規畫垂成即有山西之命於是制使疏請衆庶
輒留不報而去河工曰之中廢

築道金壇於仕廬曰國家定鼎燕京海介左掖江南漕糧初
悉由海而至從元人故事後以漂沒為虞始議開會通河以
濟運河運成而海運廢吳河運勞費倍蓰於海顧運人無危

漂泊罕虞雖費而不可易也然使河運常通誰思蹈海第黃
河淺流不恒徒決靡定往為運道梗此海運之謀所以屢
息而屢起也夫河梗則思海危則思河今欲避海洋之險
分運河之艱則舍修膠萊新河無策矣新河者元人所創避
大洋以濟運者也東自膠麻灣口北至萊海倉口約可二百
四十餘里由淮之六套口入海至麻灣口入河由海倉口出
海而至天津約可一千里餘雖海行當五之四然東海則有
海山鹿隔大洋則從小海而泛北海則沿海而行亦不涉大
洋善風不數日可達道其往甚疾非若河道之迂艱而多
費也又非若大海之遼險而多虞也元人以後運道不由日

漸淤塞夏秋暴漲舟筏可行水落則淺澁難派以見河論之
大分十有六七修濬之力不憚三四則為河成矣顧議者紛
：無定言易者故多而言難者間有易之者是嘗觀閭形勢
而灼見其必然者也彼難之者定未嘗見易或怵於人言而
撓事者也入河二果易而修舉者至再矣彼任事者豈非灼
見其必然者而卒無蹟以塞難之口何哉此非河之難人之
咎也嘉靖中海右道王公獻身任開復以續錢穀築單棗興
工此修河之始也主公能吏假當時應之錢糧委任責成河
必大通於今為烈矣顧當道忌独有功甚至有司作為謠言
以散工衆而本道亦以奏政移矣隆慶五年河道復淤臣具

題時勅給事中胡璣會官開修此河成之一机也奈胡意在
不行未遑詳度極言難就復恐後有作者彰已之咎乃作廢
河記五石河濁以杜之建議遂寢聞人之言曰東路若通而
路生意必滅故青濟大賈不受重賄啗勘河使者圖寢其事
事理或然者不然胡不難還衆輟為必不可之成議以悞國
計也萬曆三年河道復淤允議修復新河冀彼塞此通為永
利計維時議需錢糧百十餘萬勅遣大司馬劉公應節少司
空徐公斌奉印而來可謂重其事矣此河必成之會也顧當
事大臣董事委官甚重沿河建置官廳一十八所縣州長吏
日奔走於河上而供億煩百姓怨矣人不修本河而創開黃

準嶺一帶大黃準嶺丘陵也為下而因丘陵知乎又未會撫
按諸臣而竟興工當時按臣商為正大惠謂撫臣李世達曰
開山東而不會某等是無撫按也吾必管其無成於是委官
憚於賢勞嚴督工役工役怨咨而撫按因之藉口會奏罷矣
總前屢舉而論河之不成非任事者乖方則忌功者之諧阻
故曰人之替也今河道歲梗東征餉急修復河以通運道甚
急務也況今日為之亦易為力何者今營菜以委警增兵及
萬矢沿海各樹所班軍請留美用兵軍分番遞征不必派民
夫也軍兵各有月糧月糧之外又日加一分而自樂從不必
夫日給五分也軍兵即統以各營將領不必另委官則地方

不擾而又簡命司道如王公者總董之委任而責成功有倡
言阻撓者嚴罪之則河可歲月就矣何難之有且難者不過
曰海口之淤沙難除也分水嶺之積沙難去也兩河之泉水
易涸也噫此皆非甚難者海口久不通舟沙因淤塞此處潮
水湧大但畧疏濬則自可通久而有積用江南疏港之法歲
一利之可永無碍也若石港之礫石非盤根難動者可以人
力去也大沽河衝沙雖大然暗截河口由他道引入南海不
難也分水嶺之積沙緣日久衝聚所致見積者運而去之慮
其復聚則於白沙河或開或堰或今縈回旋曲水緩沙止亦
非難事也若慮水源易竭則膠之流可引入河東平河之

水可開由張魯入河閘而蓄之何不濟也所難錢者糧耳今
國家多事帑藏告竭若復興此役似為時詘舉贏非計也然
事非得已費不甚太約計二閘等費數可二十萬而足往議
百十餘萬而猶為之今省其十之八九而遂不為也頻年治
河之患歲不惜百萬而獨吝於此也且天下事利害相半利所
必資不得復顧害況此河之成有大利而無害乎河成通運
助運河之不及今國家無梗餉之憂一也運舟之費歲比河
為省二也遼左有急可分運相濟不独苦山東等處三也登
萊厲邑可輸本色以運四也商賈通行江南財貨可得浮至
東方東方產物亦有所往民得懋遷有無而財用足五也平

膠高密之區可溝漕以達河免水患而興地利六也夫修河
若此其易也河成若此其利也經世者所以蚤夜圖行以收
全利斯社稷之長計血食之懋功也若復鑒往事之難坐昧
目利之智是人有道謀何怪地之有遺利哉

崇禎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諭工部前登撫曾櫻議開膠萊
河以通海運曾否動工其戶部所發及河工銀曾否支用着
卽察奏昨計臣倪元璐奏文登開養魚池為通漕便道係賀
王所議是否可行卽着王盛前去詳悉勘明從長確議速奏
特諭

水利

洪武中勅諭工部凡天下陂塘湖堰可儲蓄以備旱暵宜洩以防霖潦者皆因其地勢修治之勿妄興工役撙尅吾民又遣監生及人材分詣天下督吏民修治水利

水利為國家重務足國富民之道無踰於此而三吳財賦之區工部尤宜講求也宋人單錡元人任仁發俱有三吳利水盡極其詳確近代治水著功有夏公原吉徐公貫摘錄其疏以備考證至於郊畿水利載志中州渠之後

永樂元年八月朝廷以蘇松水患為憂遣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俞士吉齎水利集賜戶部尚書夏原吉使講究極治之法至是元吉上奏臣等相視得嘉定之劉家港即古婁江徑通

大海常熟之白茆港徑入大江皆係大川水流峻急宜浚吳
松江南北兩岍安亭等浦港以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
港使直注於海又松江之大黃浦乃通吳淞要道今下壅塞
難施疏浚傍有范家浜至南塲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濶
上接大黃浦以達泖湖之水此即貢禹三江入海之跡俟既
開通相度地勢各置閘以時啓閉每歲水涸之時修築圩
岸以禦暴流如此則事功有成於民為便上從其言命集民
丁開浚至二年浚蘇州千墩浦致和塘安亭顧浦陸畝浦尤
涇共二萬九千一百二十丈浚松江大浦黃浦雁浦范家浜
共萬二千丈下流疏通弘治八年四月工部侍郎徐貫蕪都

察院石俞都、御史奉命往治蘇松等處水道奏以工部主
事祝萃自隨時兵中識者僉謂常熟有白茆港蘓松諸水多
由以入海頃年江口漲沙積為平陸水失故道東南多水患
萃自乘小舟往來究水源委乃命蘓州府通判張旻分疏各
河港之水潴之大壩旋調役夫先於白茆開動沙面乘退潮
之勢決大壩之水衝激之沙泥漂流殆盡潮水蕩激日益深
闊水入海無碍又淞江左恭政周季麟修嘉興旧隄易之以
石三千餘里又增築湖州長興等處堤岸七十餘里時謂是
舉祝萃之功為多

自唐宋來司空署有屯田司牛具農器皆屬之方正學每以周官無司空非亡之故也漢儒不察其戕散入他官耳

洪武中諭國以軍食為重自內地至邊境荒閒田土各衛所撥軍開墾歲收子粒為官軍俸糧以省餽餉其耕種器具牛隻皆給於官

天下屯牛二十五萬五千六百六十四隻宣德以後各處衛分牛隻教目俱由五軍都督府照會工部立案備照例死者着令買補孳生者查勘明白年終依例造冊奏送該府轉行工部知會

鐵廠

鐵冶西去遵化縣可八十里又二十里則邊牆矣羣山連亘
不絕古之私亭閑也鉄爐深一丈二尺前廣二尺五寸後二
尺七寸右左各一尺六寸前闊數丈為出鉄之所俱石砌以
簡于石為門牛頭石為心黑沙為本石子為佐時、旋下用炭
火置二鞴扇之得鉄日可四次石子產於水門口色間紅白
畧似飛花大者如斗小者如拳擣而碎之以投於火則化而
為水石心若燥沙不能下以此救之則其沙始銷成鉄生鉄
之煉凡三時而成熟鉄是由生鉄五六練而成鋼鉄由熟鉄
九煉而成其爐由微而盛而衰最多至九十日敗矣爐有神
則元之爐長康侯也康當爐四十日而無鉄惧罪欲自經二

女勸止之因投爐而死衆見其飛騰光歆中若有隨龍而起者頃之鉄液成元封其父為崇寧侯二女遂稱金火二仙姑至今祀之

正德中工部題遵化鉄廠係永樂年間在于地方砂坡谷開設後遷地方松棚谷正統年間遷今地方自治莊彼時林木茂盛柴炭易辦經今建置一百餘年山場樹木砍伐盡絕以致今柴炭價貴每年本部額運生熟銅鉄五十七萬九千七百斤大約見穀三年支用若不從宜節省仍旧原額炒煉則柴炭價高軍力勞月增歲益必難支持至萬曆九年正月薊督梁夢龍奏治鉄課鉄二十萬八千斤計價不過二千七百

餘而專設官吏軍役費逾萬金不如革之以蘇民困部覆允之

織造

西京織染內外皆置局內局以應上供外局以脩公用南京又有神布堂供應机坊蘇州杭州等府亦各有織染局每歲造解有定數：內有奉欽降花樣改織者然未嘗增派後於歲造之外奉旨題派織解者曰坐派一時急缺令部員辦者曰員買間一行之

弘治十七年一部徐恪奏今之南京并蘇州嘉湖等府即古吳越之境租稅之出數倍于他州而綺紵錦繡之貢歲有常

額上供六宮之用下充四裔之賞近又差內臣往彼織造乘
輿服御所用無凡而工役科派所費不貲禁闈近侍勢位嚴
尊府縣奉承惟恐或後一應財物非天降地湧皆民之膏血
也若不早為撫息誠恐民不堪命怨辭由之而起禍福倚伏
不可預測大禹惡衣文王卑服千載之下猶仰盛德皇上臨
御未久春秋鼎盛方當躬行節儉以身先天下奈何以服御
之故遽遣內臣勞東南之赤子合無將差去織造內臣取回
餘剩絲料發與各府准作歲造支用仍令彼處巡撫巡按密
訪輿情凡可以輕徭薄稅息民養兵及防微杜漸之計悉所
舉行不作無益於民更始庶凡應天以寔而災異可弭矣凡

之輩回織造內官令鎮巡等官管理

萬曆五年十二月御文華殿講讀畢諭輔臣張居正曰頃者
星變占云應在吳地聖母因念吳地數被水災小民困苦欲
將織造停免況宮中袍服不能盡御徒久貯筭中殊可惜耳
居正從旁力贊之即諭工部戶部朕思東南民力困敝蘇杭
織造病民前差太監孫隆查已汰及在手應織者織完回京
其未汰并應措處錢糧盡行蠲免地方官仰体朕敬天恤民
之意加意節愛不許借稱上用橫徵苛擾居正頓首謝

崇禎元年二月諭朕自御極以來政：民力艱苦思與休息
惟是封疆多事征輸重繁未遑蠲豁乃有織造錢糧雖係上

供急需朕痛念連年加派絡繹東面水旱頻仍商困役擾民
不聊生朕甚憫焉今將蘇杭現織造錢糧上緊成造着地方
官解進梁棟不必候代即着馳驛回京其改織錢糧仍入歲
造內應用織造員缺暫行停止朕不忍以衣被組繡之工重
困此一方民少加軫念用示寬仁俟東西底定之日方行開
造以稱朕救民恤民之至意

柴炭

戴銑揚州山廠志山廠之設專以燒新炭供應內府宣德五
年置於平山繼遷沙峪口景泰年間移置滿城縣四十里天
順元年移置州城西北二里許建部堂於中環以土城入府

五州分治以次而列皆南向部堂總其綱府州縣佐貳官分理其事民之執茲役者歲億萬計車馬輳集財貨山積亦云盛矣然管以此州林木藉藉便於燒採今皆數百里內山皆濯然舉八府五州數十縣之財力屯聚於茲而歲供猶或不足民之膏脂日已告竭在易尤甚

凡山廠職官旧設督理侍郎一員督理其領運柴炭設官甚多嘉靖年改設郎中一員管理並華同知等官後改主事管理定額歲用柴炭各二十萬斤

樹植

武洪二十七年令命工部行文書教天下百姓務要多栽桑

東每一里種二畝秧每一百戶內共出人力挑運柴草燒地
耕通再燒耕燒三遍下種待秧高三尺然後分栽每五尺潤
一壠每一百戶初年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栽種
過數目造冊回奏違者全家發塞南金龜充軍丘 曰臣謹
按此令今於陝西山西北隸山東最宜舉行京城梁路及邊
境地宜多種柳樹可以作薪以備易州山廠之缺

抽分

成化七年三月工書王復請於太平之蕪湖荊州之沙市淞
江之杭州造屬司親往其處抽分竹木變價解京以供營膳
之用其初每歲千兩後遂增至累萬胥劑不已大為商困成

化二十年四月令南道御史同本部差官往杭州荊州蕪湖
抽分事久復尋差工部司官

嘉靖二十六年四月給事中戴珊言九江等處各設主事一
員抽分商稅如近日主事李洞陸夢豹楊周蔣孝等賍私皆
不下數萬乞勅工部凡有抽分處所且置堂印文簿二扇一
行巡按委官一員同主事監收一付主事登記抽分貨物稅
銀貯之府州縣庫季終解部其南北二京戶部主事收掌各
關錢鈔一體通行凡之至嘉靖四十六年令巡按御史通勅
戶工二部鈔關主事

崇禎二年七月工部題權關合南北九六荊關額稅二萬兩

加餘銀二千兩杭閩額稅二萬兩加餘二千兩清江廠額稅三萬兩加餘銀三千兩中河即中額稅一萬兩加餘銀一千兩燕湖額稅三萬兩加餘銀三千兩龍江額稅三萬兩加餘銀三千兩解部充鼓鑄之用以濟陵工急需

節慎庫

工部節慎庫始於本部尚書劉清惠麟衙門之後原有大庫一座規制宏大但隔於堂官火房司官不便出入經年封鎖嘉靖八年二月麟請於大庫之北循舊駕庫外牆而行正與東朝房一間相對係兵馬司管住改為門道虞衡司掌管收貯四司錢糧會同工科給事中及御史出納上嘉之賜名節

慎庫清惠字元端安仁人在工部以內瑞督造蘇杭袍服為
非制爭之不得遂掛冠去歸而貧甚出衣芒屨蹠行里中
好棲居力不能構文徵明寫層樓圖贈之

蘆政

弘治元年正月南工部請增設主事一員管鎮江至九江沿
江蘆洲賜之勅書嘉靖間奏准一應蘆洲巡江御史逐一查
出委官丈量明白召民承租度地定課量收租銀十分之三
各該附近府縣徵完係本部原額者照旧解部收貯支銷多
餘銀兩盡數解送戶部以充邊用

選用司官

嘉靖四十四年八月工部雷礼奏工部賤衙供用與司官營建事多與權勢相危而錢糧出入易以起謗故人不樂為之屬銓司亦以進士有疵議及舉人補之乞勅吏部於進士中擇志行端潔年力壯者陞受著有成績量於京堂優叙以勵其餘上是之曰工部所理皆朝廷之事今後工部司屬吏部一体慎選以有成績者量加優叙

選委造船主事

萬曆六年五月工部尚書朱衡及漕運都御史王宗沐奏上造船積弊請差委主事不必銓選听工部於各司擇有才望練達者任之三年而後代革去原委指揮千百戶特選經歷

縣丞四員於淮安府衛山陽等縣各帶銜專管造船亦以三
考滿覈其功罪至於買木宜解銀赴湖廣布政司責成糧儲
道親買務得財寔則諸弊悉除而船可任載上然之

工部會計

嘉靖二十九年正月工部上會計錢糧之數計歲徵銀六十
一萬一千餘兩後本年額派者歲收八十五萬三千餘兩係
積年解欠及取諸事例等項者歲支九十一萬七千餘兩係
一切修造支用者歲儲一百萬餘兩節慎庫貯累年用存者
分爲四籍以獻上留覽

陵工錢糧

萬曆元年十二月巡視廠庫工料給事中梁式等奏查盤營
建昭陵錢糧數工部四司共用銀五十萬一千五十兩有奇
營膳二十萬四千四百二十二兩有奇虞衡一萬三千一百
四十五兩有奇都水一十一萬八千八百五十四兩有奇屯
田一十六萬四千六百二十八兩有奇除戶兵二部銀一十
一萬一百一十九兩工部是用銀三十九萬九百三十二兩
有奇

附載鐵券之制

洪武二年制鉄券初欲封功臣議為鉄券以賜之而未有定
制有言台州民錢允一吳越忠肅王鏐之商家藏唐昭宗所

賜鉄券遂遣使取之準其式而加損益其制如左第爲七等
公二等其一高一尺廣一尺六寸五分其二高九寸五分廣
一尺六寸候三等其一高九寸廣一尺五寸五分其二高八
寸五分廣一尺五寸其三高八寸廣一尺四寸五分伯二等
其一高七寸五分廣一尺三寸五分其二高六寸五分廣一
尺二寸五分外刻歷代恩數之詳以記其功中鐫免罪減祿
之數以防其過字嵌以金爲副九十七副各二分爲左右左
頒諸功臣右藏內府有故則合之以取信仍以旧券還先一
賜而遺之

牌符之制

洪武四年四月命工部造用寶金牌及軍國發兵走馬符牌用寶為小金牌一中書省大都督府各藏其一遇制書發兵省府以牌入而後內府出寶用之其走馬符牌凡有軍國急務遣使者佩之以行礼部因以唐宋走馬銀牌之制以進上令尺寸從唐其式如宋務令製作精緻凡造金字牌二十銀字牌二十文曰符令所至即時奉行違者必刑俱以鉄為之濶二寸五分長五寸上級二飛龍下級二麒麟牌首為圖獸貫以紅絲條藏之內府遇有發調則出之

天府廣紀卷之二十一

寶源局

寶源局在城之東蓋右亨旧宅也初內官監為忠國公石亨造宅三百八十六間亨伏誅宅沒入官嘉靖中賜仇鸞敗後沒入官目改為錢局虞衡司員外即監督其事所屬有寶源局大使國初鼓鑄之事惟屬工部至天啓二年始增寶泉局其改屬於戶部而工部之所鑄者微矣

明初置寶源局鑄大中通寶錢與歷代錢無行以四百為一貫四十為一兩四文為一錢置官治之即位以後鑄洪武通

至錢當十當五當三折二若小錢凡五等當十錢重一兩當
五重五錢當三折二重如其當之數而小錢重一錢六年禁
私鑄八年罷鑄源局造大明寶鈔每鈔一貫准錢千文銀一
兩其餘以是為差曰一貫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
百文凡六等每鈔四貫易赤金一兩禁民間不得以金銀物
貨交易違者治罪告發者就以其物給賞有以金銀易鈔者
听凡商稅課程諸色錢鈔兼收錢十之三鈔十至七百元以
下則用錢十年置各布政司寶泉局鑄小錢與鈔兼行十三
年令在外在京各置行用庫令民間鈔貫伯昏爛者入庫易
換量收工墨價值二十三年令造小錢一十文至五十文以

使民用母生銅一觔鑄小錢一百六十折二錢八十當三錢
五十四當五錢三十二當十錢一十六二十三年定錢制每
小錢一文銅二分其餘四等錢依小錢制遞增二十四年令
諸商稅課程但鈔貫有可辨直偽者不問破爛油污水趾紙
補即與收受二十六年罷各布政司寶泉局其明年禁行錢
專用鈔永樂元年以鈔法不通令民間有用金銀交易者以
奸惡論有能首捕者以所交易金銀充賞五年令各色稅程
科程俱准折鈔以重鈔法七年設寶鈔提舉司於北京八年
鑄永樂通寶錢於天下而錢復兼鈔矣宣德正統中燕重
鈔法至景泰四年听民間錢鈔相兼行使成化十三年嚴鑄

私錢之禁十六年嚴揀錢之禁但係圖圖錢即便行使勿拘年代遠近弘治中民間往來盜鑄錢者遂有新錢及沿錫薄小低錢倒好皮棍等名色於是鑄弘治通寶錢官吏俸薪並給通寶錢諸稅課衙門一半收弘宣永三朝制錢如無三朝制錢者折收旧錢二文以示懲罰正德七年令賊官折色俸給十分為率一分折錢九分開銀嘉靖三年令民間用好錢每銀一錢七十文抵錢每銀一錢者倍之四年令收稅課每鈔一貫折銀三厘每錢七文折銀一分六年鑄嘉靖通寶錢每分重一錢三分與洪武錢相兼行使隆慶元年令民間貨幣值銀一錢以上銀錢皆使一錢以下止許用錢國朝制錢

凡歷代旧錢每八文折銀一分不許任意低昂四年鑄隆慶
通寶錢成命戶部董放京官折俸萬厝造金背火漆錢每六
文作銀一分崇禎末戶部司務蔣臣請行鈔法錢法侍郎王
鰲永力主之然卒不能行鑄錢則例洪武間當十錢一千個
煉模用油一十一兩三錢鑄錢連火耗用生銅六十六觔六
兩五錢炭五十三斤一十五兩二錢當五錢二千個煉模用
油一斤四兩鑄錢連火耗用生銅六十六斤六兩五錢炭五
十三斤一十五兩二錢當三錢三千三百三十個煉模用
油一斤一十四兩鑄錢連火耗用生銅六十五斤九兩二錢
五分炭五十三斤八兩三錢五分析二錢五千個煉模用油

二斤五兩五錢鑄錢連火耗用生銅六十六斤六兩五錢炭
五十三斤一十五兩二錢小錢一萬個煉模用油一斤四兩
鑄錢連火耗用生銅六十六斤六兩五錢炭五十三斤一十
五兩二錢弘治十八年題准每銅一斤加好錫二兩銕匠每
一名一日銕當十錢二百五十二個當五錢三百二十四個
當三錢四百六十八個折二錢六百四十八個小錢一千二
百六十個嘉靖中則例通寶錢六百萬支合用二火黃銅四
萬七千二百七十二斤水錫四千七百二十八斤炸塊一十
四萬五千斤木炭二萬斤木柴二千三百五十斤白麻七百
七十七斤松香一千五百六十六斤牛蹄甲十萬箇砂礮三

千五百二十箇鑄匠工食每百文銀三分八厘萬曆中則例
金背錢一萬文合用四火黃銅八十五斤八兩六錢一分三
厘一毫水錫五斤一十一兩二錢四分八毫八絲炸塊二百
三十九斤八兩一錢一分六厘七毫水炭四十五斤六兩二
錢四厘四毫白麻一十一兩六分六厘六毫松香二斤一十
三兩六錢二分四厘四系砂礮六個鑄匠工食銀三兩六錢
五分火漆錢一萬文合用二火黃銅斤兩同牛頭甲一百八
十五箇一分八厘餘皆同前凡在外各處鑄錢北平二十一
座每歲鑄錢一千二百八十三萬四百文廣西一十五座半
每歲鑄錢九百三萬九千六百文陝西三十九座半每一歲

鑄錢二十三萬三千四百文廣東一十九座半每歲鑄錢一千一百三十七萬二千四百文四川一十座每歲鑄錢五百八十三萬二千文山東二十二座半每歲鑄錢一千二百一十二萬二千文山西四十座每歲鑄錢二千三百三十二萬八千文河南二十二座半每歲鑄錢一千三百一十二萬二千文浙江二十一座每歲鑄錢一千一百六十六萬四千文江西一百一十五座每歲鑄錢六千七百六萬八千文

工部條議鑄錢必用水錫者以銅性燥烈非用錫引則積角不整字畫不明倘有四火黃銅則水錫仍必需之物近商銅

日低錫似宜裁前任主員外主議以錫易銅歸錢內蓋欲錢
休厚重期於久遠惟自錢自有定式如果合式則錢自不較
與其以錫換銅而以四斤五兩四錢八分之數加重於一萬
文之內不若計銅增錢而以四斤五兩四錢八分加多於萬
一文之外蓋水錫五斤一十一兩二錢價銀四錢五分六
厘照價買淨銅四斤五兩四錢八分可鑄錢四百八十三文
如鈔錢十萬即多四十八百三十文錢矣積而累之其數無
窮如此則公家有水錫之費而亦有水錫之利爐役無乾沒
之弊而亦無冒領之名若後果有回火黃銅相應仍用水錫
庶不失立法初意至於嚴禁低銅成色不足者依法重處尤

正本清源第一義也

鑄源局戶部錢局也天啓二年於皇城東北增設錢局以佐軍興本部右侍郎督理之名錢法堂

崇禎八年七月十七日戶科都給事中王家彥疏云初設錢局原為藉錢息濟軍興惟天啓二三年督臣李宗延陳于廷相繼受事用過錢本二十萬九千五十四兩獲息十二萬八千六百六兩八錢零四年旧督臣鄭三浚用過銅本銀一十四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兩四錢獲息一十二萬八千九百三十二兩計得利七八分不等為十餘年來寔然足音矣夫鼓鑄化銅為銀非無利也利歸之胥役爐匠與官而上不得受

也查長安內外興法錢厠行於市者皆私鑄也而私鑄之難詰莫過官局之爐頭此輩或隱屏屏西部或朋合諸夥冊上莫辨其名或埋銅窖或過錢局法夜間莫識其氣私鑄不已繼必夾鑄私鑄則來官司之不覺至夾鑄則每爐加銅數十斤官寔與匠瓜分此弊甚於南廠而北廠亦然庶其人而用之而弊乃可得而厘也然得人矣不久任以專責成可乎夫爐匠鑄役皆老於其局長子孫於其中以一年報滿汲：欲去之人而御長子孫之役欲責其爬梳無遺挽中滿之利以盡歸於上其數必不勝也至於并局舍約爐座以便省試削人數核出入嚴干掇以防夾帶十日一領銅五十一交錢爐

事如流水以使之工無旁及所謂需其人而後行者也得人
久任其於鼓鑄之道思過半矣

戶部尚書侯恂條陳鼓鑄事宜

一議興鑄利古者室龜而貨貝後世易之以金帛然自太昊
高陽以來則以有錢矣虞夏之際幣為三品曰黃曰白曰赤
兼行龜貝不純用錢管子亦云先王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
中幣刀布為下幣所以守財物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故命之
曰衡謂之衡者將以行輕重之術使一高一下乃可權制利
門悉歸於上也秦兼天下幣二等黃金為上幣銅錢為下幣
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室藏不為幣漢自建元後即

山鑄錢而又用白鹿皮為幣造銀錫為白金有三品未几皆廢於銅錢外有飛錢宋以鉄錢與錢銅兼行又倣飛錢為交子為關子始以楮為錢南京造會子有大鈔小鈔之別凡十等又謂之錢引亦謂之關會寔一而已元造交鈔以鈔一貫私銅錢千文無何物價騰湧逾十倍積鈔不售國用大詘明興右鈔抑錢旋令錢鈔兼行禁民間不得以金銀貨物交易違者治罪告發者即以其物給賞若有以金銀易鈔者聽一百文以下止用銅錢永樂中以鈔法圯而峻金銀錢物貿易之誅然寃之鈔易昏爛收換艱難制雖設而法不行今天下自京師達四方無虞皆用白銀乃國家經賦專以收花文銀

為主而銀遂踞其極重之勢一切中外公私咸取給焉民用
不贍而國安得不貧幸賴稍用錢耳安得不亟行鼓鑄以
救其乏乎夫錢出於銅不鑄錢則銅而已鑄之為錢而可
以前民用則是盡天下之銅皆已變而為銀也利孰大焉以
錢濟銀之窮而已用錢殺銀之勢使錢廣布民間則可陰歛
銀以歸之上於是用銀為母錢為子而因以行其高下之術
替先臣丘濬欲倣古三幣之法鑄銅錢通行上下而一私
之以行夫鈔恐唯行矣舍鈔言錢可也

一議遇銅流自三品之貢興而黃白赤金世為天下幣漢而
後佛老像教盛行於域中寺若觀糜黃金者億計而天下

劉錢織作鍾治為冠服衣履什物者又不可勝原故黃金曰銷而赤金乃大行已亦漸貴固其理也夫有利之源有利之权利源之消長在天地利权之操縱在人主當之善議銷者無若漢二賈山之言曰民不應與主共柄誼之言曰銅畢歸於上則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今天下奸民私鑄陰持主柄以厲公錢果如誼言上收銅勿令布政下民安所得銅而私鑄之故收銅之說持柄息奸之要術也劉秩曰鑄錢之用不賤者在乎銅貴銅貴之由在於採用者衆耳夫銅以為兵則不如鉄以為器則不如漆禁之無害使銅無所用則銅益賤銅賤則賤之用給矣又銅不布下則盜鑄者無因而鑄則公錢

不破公錢不破則人不犯死刑錢又日增末復利矣斯言可
謂曲盡自漢先主取帳鉤銅鑄錢以充國用唐大曆中嚴天
下用銅器之禁貞元九年張滂奏稱國家錢少損失多門興
販之徒潛將銅錢一千為銅一斤造寫器物則斤直六百
餘有利既厚銷鑄遂多江淮之間錢足滋耗伏請除鑄錢外
一切禁斷如有銷錢為銅者以盜錢鑄罪論宋朝鑄錢比前
代最多銅禁最嚴大抵國計仰給於此自熙寧間王安石一
變其法而國用日耗聖祖始定天下令軍民惟鑄鑑及軍器
又禪門鐘磬鏡鈎得用銅此外并收之官有私藏者禁嘉靖
六年題准但有銷鎔旧錢及今制錢造作銅像銅器等項者

比盜鑄律科斷隆慶元年部議軍民之家但有廢銅願賣者
听赴所在有司易錢易錢照日給價宜申明前例嚴藏銅之
禁行收銅之法民間私藏銅器及造作銅像銅器被告發者
比盜鑄律罪無赦市有鬻銅器者罪亦如之官收民銅給銀
若銀視銅之直如有爐坐處所於存由錢糧內動支其銅即以
充鑄如無爐坐處所於起解錢糧內動支准作銅估抵解京
夫民以無用之銅易有用之錢其何若而不輸之官：可籍
為續鑄之資而無費於公帑之金又何憚而不收之民況藏
於銅民銅祇銅耳而私藏有罪銅一入官銅盡錢也而國家
日富聖王所以獨持大柄而利天下者無出於此

一議省鑄局錢以銅鍵參襍而成而銅鍵各有產處搬運重
難是以歷代多即抗治附近之所置盜鑄錢唐有八監宋有
三十六監惟永平者最久永通者為最多然至熙寧歲輸六
百萬貫則凡不可繼矣夫天子藏富於山川治鑄太煩則民
力耗竭漢武帝時專令上林三官鼓鑄而天下非三官錢不
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誠見利源所
在不得不謹節其流耳國初置宝源局於應天府已令天下
藩司各置貨泉局又更名為宝泉局其後罷置不一嘉靖以
來止令兩京鑄造萬曆四年通行天下一體開鑄至十年奉
詔停止天啓元年以遼餉匱乏增置戶部宝泉局無何又令

各省直藩司開爐鼓鑄每年坐定鑄息共八十二萬兩存庫
額無一踐者諸局爐亦相繼報罷所存止湖廣陝西四川雲
南密雲宣大遼東數處而已崇禎二年奉旨利權本自上操
旧制只兩京鑄錢嗣因軍興煩費遼東宣大奏請權宜近乃
紛、開鑄致私錢穀雜及自外來素制病國大非法紀着查
出通行禁止維時戶部以秦楚蜀滇四省以係銅勛出產地
方就便鼓鑄稱便未議槩停後江西復以開局請至如南京
兵部操江及應天府亦各紛、鑄錢然皆自鑄自用又大小
輕重不一其制於是滯鏹愈多銅鉛愈窘不獨戶部不得其
尺寸之用而宝泉一局亦以成背井矣每見議錢法者皆以

廣鑄局為言而乃慘、欲議省者誠見爐座繁興銅產有限
唯局省則銅源裕錢制一則弊絕較廣局之利虛寔得失孰
多也不然昔之鑄局不為不廣矣而不效何哉

一議禁私販昔唐陸贄之論錢法也以為宜廣即山殖貨之
功峻用銅為器之禁二策並行不可偏費者也今或離銅場
頗遠其勢不得不出於買乃私販之禁有不可不與銅器俱
嚴者夫一處之銅止供一處之用則銅價平矣一處之銅而
供數十處之用則銅價踴矣以今之銅流行偏天下皆是召
買盡於公家歛藏溢於私室人、吳鄧處、鑪錫銅產几何
能不騰踴而況以官買與私買爭其數不敵者何官價估有定

例其價必平私買乘隙暗投其價多侈官買或有別費而給
發不無稍緩私買並無破冒而交兌畧不踰時市井嗜利誰
肯舍此就彼其流之弊必至銅盡歸於私鑄而官買束手矣
考嘉靖三十四年嚴禁商賈人等不許私販銅錫以致償致
騰踴謂宜著為厲禁凡往產銅產鉛處所收買銅鉛必告投
本處官司給有批文方許運發經過關津驗批免稅除兩京
及滇蜀秦楚四省聽商人從便往賣報官收買如驗無批文
及攔出他省致比覓獲即比依監盜拙銅錫律人論罪貨沒
官至若私鑄開頭尤在於點造蓋鑄錢之銅必將紅銅配鉛
點造成黃而後可鑄請勅天下凡有私設點鑪者罪即比於
私鑄知而不舉即與連坐庶凡私鑄可絕而官買乃可繼也

一議議定制周太公立九府圉法錢圉函方至今仍之而輕重無常代有變革秦錢如周重十二銖漢興變為莢錢重三銖已變為八銖又變為四銖其重為赤仄以一當五而得中者惟元狩之五銖降而蜀之直吳當千則愈變而愈重晉之四文沈宋之宋子行葉甚而驚眼紕環則愈變而愈輕而得中者惟武德之間元通寶從來美錢製者皆以二錢之式並言而其重寔未始相類也謹按古叔法十黍為策十策為銖八銖為鎰二十四鎰為兩今開元通寶其錢徑八分重止

二鎰四索則比五鎰錢為輕二鎰六索失故五銖錢二文而重一兩開元必積十文而重一兩洪武初勅戶部及各行省鑄錢大小凡五等當十錢重一兩當五當三當二重皆如其當之數小錢重一錢蓋即開元旧法至嘉靖六年始令兩京工部鑄造制錢每文重一錢三分崇禎元年從錢法侍郎孫居相議改為一錢二分五厘雖視開元錢稍重而較之漢五銖尚輕然體質堅厚又磨礪莫施輕重得宜人情便之至其鑄法每錢一文必令用黃銅二錢則磨之餘只存一錢二分五厘如此然後可以革減銅多鑄之弊蓋局中每有減銅多鑄而創為補秤之說以塗耳目者寔明許商匠之私鑄而陰

收其利若今着為定數按月按期必令報完俾貪吏無所容
其通而奸商奸匠無所容其屏亦執簡御煩之術也其收錢
每五十文為一錠上用竹牌寫錠頭匠頭及細錢人姓名各
堆一處聽督鑄官照爐抽驗遇有漏風缺邊縮字等樣細錢
人重責錢輕色淺者責匠頭沙眼多者責翻沙匠邊粗糙者
責滾剉匠磨不亮者責磨洗匠灰不淨者責刷灰匠遠銀錢
搥碎回火如犯前弊多者責爐頭仍發看錢人挑遠通同容
隱看錢人重責如是則錢制既精殺稊自難若夫當十當五
等錢鑄造似易工本較省然私鑄者競為捷趨識微者謂非
久道不鑄可也

一議重制錢。法之弊由於盜鑄者多盜鑄非薄劣則無所
得贏往。摩官錢取鎔而鑄之以鉛錫於是咸輕其價以與
制錢雁行於市愚民黃惑莫知適從奸商當鋪因而為奸每
於通衢閭隘倡言某錢盛行某錢不行轉相煽弄既貴賣其
所積以圖目前之利又賤收其所棄以圖他日之利時而私
錢得與官錢並價此其所積者多而欲出也時而私錢二三
文折官錢一文此其所收者少而欲入也若輩操其利私錢
法受其壅滯豈可無整齊之術听奸錢日生而莫之禁乎今
有捷法於此大凡盜鑄者每鑄新錢而不鑄旧錢蓋旧則真
偽難欺而新則耳目易炫請勅天下除雜年號錢難以畫一

惟崇禎通宝体制色澤務取相同每錢一文重一錢二分五厘如有輕重不合式者即係盜鑄推究所由真犯匠人依天啓三年令擬斬無赦其知情買使及販賣行使者查照律例從重問擬令下限三月內許民間將所收買私鑄錢自行首出例換依嘉靖六年例照銅價給與價銀免其私販之罪敢隱藏不出首者事發比照私鑄銅錢為從者律問罪收過新錢即與銷化為銅俟以改鑄如是則官法獲全而民情不厲其下令於流水無疑也若夫前代古錢及旧歷朝旧錢流通已久方俗所便不得禁斷官民出納惟崇禎通宝不許留難而其他雜錢第听民間自為轉輸官不許收一文天下曉然

見雜錢與制錢貴錢不敵積漸以往勢必棄雜錢不用如願赴官倒換亦准為照銅價收買而後一王無偶之利抑於是可全收也

一議計本息泉局之錢發太倉作官俸者十之三發邊鎮充月餉者十之七原奉聖諭定六十五文估銀一錢今已習而安之矣請依此數以叔鼓鑄之本息可乎謹按銅鑄產於石產之中用銅鑄打入每得鑄百斤用木炭百斤將鑄燒煉一火成銅鉛二火成黑銅三火成紅銅每鑄百斤上者燒銅十五斤次者二十一不等其用鑪手並燒爐匠共二十名每給工食共銀八錢用造飯運水夫二名每日給工食六分用

幫扯提鎮小夫四名每日給工食一錢二分用銅鑽三十根
每根鋼二觔日費一斤約銀一錢以上共費銀一兩二錢約
得銅鑪二百觔而又用木炭一百六七十斤約價四錢三火
成紅銅三十觔則共前項費銀一兩五錢是每觔費本只五
六分耳復用窩鉛點化之則為四火黃銅計窩鉛每觔價銀
不過三四分據今行見配鑄則例每紅銅五十七觔八窩鉛
四十三斤作黃銅一百斤蓋以搬載之費每斤量估一分大
約黃銅一觔所費至七八分而止若夫市銅鑄錢原無甚利
據京局旧例紅銅價不出一錢四分黃銅不出一錢窩鉛不
出七分後漸騰踴部議以紅銅點化成黃既失本質易於挽

和遠章黃銅不用但買紅銅與窩鉛如今配搭定價紅銅每
觔一錢四分三厘窩鉛每觔七分七厘計配成黃銅一百斤
該價銀十二兩給爐頭鼓鑄應交錢一萬一千一百一十一
文其行使以錢六百五十文估銀一兩計共估銀十七兩九
分四厘除該給各項匠役煤礮米菜工價錢二千二百九十
五文估銀三兩五錢三分二厘零并除銅本外寔存息銀一
兩五錢六分一厘零計僅浮本銀十分之一耳近據陝西撫
臣練國事疏報自天啓二年開鑄起至崇禎四年止計十年
間只動過本銀一萬二千四百餘兩陸續獲息銀十一萬七
千八十兩零則所得凡於本銅相準又南查部錢廠所得加

五有奇蓋銅鉛出產輳集地方獲息原自不資今秦楚蜀滇
四局見在議開姑未預畫成數但令其自行認報即最少亦
當以加五為率滇蜀楚三省則取其息以解京元作新餉按
季交納秦中之息畧留該省充餉以抵京運可也乃議者多
謂萬曆中曾以錢五十五文作銀一錢亦自通行無滯以為
毋既處貴子不應處賤歆於六十五分之内稍縮其數行之
而獨慮取利頗奢則盜鑄者將如雲而起自古論錢法多矣
惟孔顓不惜銅不愛工二語為不可易政以本多費巨縱復
私營初無厚潤應自息心無俟嚴刑厲設耳先臣譚綸有言
鑄錢之費與銀相當似於朝廷無利然歲鑄錢一萬金則國

家增以萬金之錢流布海內鑄錢愈多則增銀亦愈多是藏
富之術也

一議叔出納幣有出有入流而不息故曰泉府若上自為墮
而求下之疏即日肆人於市無為也漢律人出一筭二百二
十錢則民賦以之矣館陶主為其子求胡不許賞錢千萬則
恩資以之矣隆慮主以錢千萬為其子續死則罰錢以之矣
又募豪民入粟縣官而內錢於都內則開納以之矣諸胡降
者贍以少府禁錢及時出內庫錢賜軍士則餉賞皆以之矣
今有承行錢之令出則無慮不普發於民而納則不肯收一
文是自賤之也自賤之而欲人貴之其勢為得民愚相角閉

瞻觀望每至聚市而譁而錢遂不可行矣夫解京之入濟邊之出其有待於銀也似也以其為物輕微易藏可以多致也錢固重寶而若各項存由為地方用者即以錢出入焉誰曰不可誠令郡縣於存留銀內只徵其半而以其半入錢則贖金亦無輸之自大吏監司而下倣在京文武官嘗祿例以錢充俸薪其師生廩餼驛站兵糧各役工食及公費供億之類但不關起解者悉取給於錢而遺下不發之銀即可盡行解京則所得錢息即在乎其中行之十年而天下之銀盡輦而歸之於京師矣況乎錢下而不上則其权在市井上而下而上則其权在朝廷誠寔其貴賤用歛散之法以在官者為

母在民者為子當其賤則存留錢糧盡行收錢而賤者可貴
當貴則各項開給盡行散錢而貴者可賤蓋錢太賤則病官
太貴則民病故用此法以均之管子所謂使之「一高一下不得有
調」賈誼所謂「輕則以術歛之重則以術散之以調盈虛以收
奇羨」皆此意也然有司之不肯為此者有二端為或以貪或
以蒙凡銀之出納有耗有羨而錢則一文不過一文已耳利
無所漁必故為齟齬以破壞之其自飽者貪也其中於胥役
之口者賒也

附鈔法

洪武八年三月朔詔造大明室鈔時中書省及在外各行省

皆置局以鼓鑄銅錢有司責民出銅民間皆毀器物以輸官
鼓鑄甚勞而奸民復多盜鑄者又商賈轉易錢重道遠不能
多致頗不便上以宋有交會法而元時亦嘗造交鈔及中統
至元寶鈔其法省便易於流轉可以去鼓鑄之害遂詔中書
省造之取桑楨為鈔料其利方高一尺濶六寸許以青色為
質外為龍文花欄而橫題其額曰大明通行寶鈔內上兩旁
復為篆文八字曰大明寶鈔天下通行中國錢貫狀十串則
為一貫其下云中書省奏准印造大明寶鈔與銅錢通行使
用偽造者斬告捕者賞銀二百五十兩仍給犯人財產若五
百文則置錢為五串餘如其制而遞減之每鈔一貫准銅錢

一千銀一兩其餘皆以是為差其等凡有六曰一貫曰五百
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禁民間不得以金銀物貨
交易違者沿其罪有告發者即以其物給之若有以金銀易
鈔者聽凡商稅課稅錢鈔無收錢什三鈔什七一一百文以下則止
用銅錢